

## 年畫裏的中國



市井萬象

廣東省博物館正在舉行「年畫裏的中國」展覽，精選全國多地三百餘件年畫精品和年畫印版，輔以年畫製作工藝展示，將文物藏品和非遺傳承相結合，從神祇、人物、風物、故事四個板塊，展示中國年畫藝術。

圖為展場一隅。

中新社



## 中華風韻



柏林漫言

余逾

「今晚這場音樂會你們想去看麼，我有贈票。」

「那真是太好了，我正在看節目單，裏面的曲目都好喜歡。」

「是的，我也是。期待已久！你要幾張票？四張？六張？一位華人朋友慷慨地贈送了二十張票。」

「我先得四張，稍等我一下，我問問我們的鋼琴老師。」

鋼琴老師妮可之前剛邀請我們去了一場羅馬尼亞的四重奏室內音樂會，我們也正好禮尚往來邀請她來聽聽中國風音樂會。妮可很快便回覆我說，她甚至認得演出者中的這位中國小提琴家寧峰，非常喜歡他的表演。

這場音樂會在柏林愛樂大廳舉行。我們準時到達會場時，本以為感興趣的基本上都是華人，沒想到觀眾席中有接近一半是盛裝出席觀演的德國人。

音樂響起，《太陽出來喜洋洋》，便已勾起我兒時的記憶；小學合唱團裏獨唱這首歌曲的領唱小男生明亮的嗓音依然記憶猶新。這熟悉的調子讓我激動不已，我忍不住低頭對身邊的兒子和女兒低聲說：「這就是我們小時候聽着長大的曲子。」

他倆似懂非懂地點點頭，完全沉浸在這少有聽到的「民族風」調調裏。

《粉墨春秋》和幾首聯民族曲目演繹了極具代表性的民族風音樂，讓我眼前自然而然地浮現出記憶中的朝霞滿天和楊柳依依。

下一個曲目是由「笙」領奏的曲目《千里江山》。只見演奏笙的音樂家趙麟抱着這個

►中德音樂家們在掌聲中謝幕。



由好幾個音管組成的樂器走上台，就連他身邊樂團裏的外國弦樂家都看得有點目瞪口呆。可能整個樂團裏見過這種樂器的人不多，有的可能在樂器博物館裏見過，而能聽到這樣一個「神奇」的樂器能同時吹出幾個聲部的曲調也足以讓樂團裏的團員們大開眼界。

下半場小提琴家寧峰演繹的趙季平的《第一小提琴協奏曲》更是把華人們思鄉的情緒推向了高潮。熟悉的音樂，三年多未能歸家的游子，這場場下的好多觀眾們感動得熱淚盈眶。

如此感人肺腑的琴聲和歌聲同時也感染着在場的外國觀眾，哪怕是異國的曲風，哪怕是無法聽懂的歌詞，但人與人的情感在這音樂聲中得到了傳遞。接下來的西方曲目《魅力的梅露辛娜序曲》和《在月亮上的城堡》同樣也傳遞了西方的曲風、音樂以及情感。

這場貫通中西文化的音樂會，既是音樂與文化的交流，更在強烈的音樂感染力下交流着中西方的情感情懷。這是一場通過音樂貫通中西文化的音樂會，這是音樂的交流，文化的交流，更是情感的交流。第二天我們的鋼琴老師妮可特意找到我，這位久居德國的日本音樂家說：

「這場音樂會簡直太棒了，太感謝了！」

「是的，這些很多都是我們聽着長大的曲目。真是勾起了鄉愁。」

「你知道麼，作為一位在德國的亞洲人，這樣的音樂讓我彷彿看到了你們的家鄉，也讓我同樣感受到了思念。」

「是啊，音樂的世界裏沒有國界，甚至沒有了時間和空間，如同機器貓的『任意門』。」

「這個比喻我喜歡，我很幸運我們都能找到這樣的『任意門』。」



善治若水

胡恩威

落成啟用，元創方的新定位是需要一個重點。以元創方的格局和規模，它變身為未來的「香港畫院」是非常合適。

在內地，畫院是藝術家創作和成長的地方，已發展為成熟的平台，涵蓋傳統書畫、油畫，乃至實驗藝術。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這樣一座本地畫院是需要的。

今年，元創方（PMQ）的十年營運將會完結。筆者認為是時候檢討元創方過去十年的工作和成績。隨着大館、M+博物館等大型文化設施的



維港看雲

郭一鳴

這個星期最大的本地新聞，莫過於通關。一月八日通關第一天上午，我為電視台做直播評論，多名記者在不同口岸現場採訪，拍到不少港人一大早排隊過關北上，與久別的親人緊緊擁抱的場面，非常溫馨感人。天底下沒有比家人更值得牽掛，沒有比一家人分隔三年第一次能過一個團圓的春節更開心、更值得慶賀。「今歲今宵盡，又見一家春」，我在點評時說，通關是很多港人在新年收到的最好、最珍貴的禮物。首日有逾兩萬人由陸路三個口岸過關北上，一個人過關帶給一家人開心，這一天該有上萬個家庭因通關而歡樂吧。

另一邊廂，記者採訪南下來港的內地旅客，一名剛從深圳過關的女士說，很掛念香港的小外孫，一通關馬上就過來。也有「雙非」母親為即將跨境來港上學的兒子購買校服。但是，零售、酒店、旅遊等行業人士表示，通關頭兩三天，暫時未為他們的行業帶來更多生意，因為，預計通關後會有大批內地旅客來港購物的現象並沒有出現。據入境處統計，通關首日經陸路三個口岸南下的旅客只有一千八百三十六人，僅為限額的百分之三點七，連同當日透過航空、海上等其他口岸來港的內地旅客，總共五千零四十六人，佔全部六萬名額的百分之八點四，即是連一成都不到。第二天、第三天也沒有發生大量內地遊客湧來香港以至名額不夠用的情景。

通關之後內地旅客大減，據媒體報道，主要原因是內地民眾原來的港澳通行證已經過期，需要到有關部門重新辦理，需時大約一個星期，有的地方可能要等更長時間，特區政府在公布第一階段通關北上和南下每日各六萬名額時，顯然未有掌握相關情況。不過，是否再過一些日子，內地旅客就會像以前一樣源源不

## 元創方的變身

以元創方目前的建築物規格，把它變成畫院是可行的。畫院既可呼應荷李活道傳統書畫、印章文化，亦可以中國書畫為本，加入水彩、油畫等。院內還可設立很多工作室，讓藝術家在裏面進行創作，以及定期舉辦個人作品展和藝術推廣展覽。

在筆者看來，文化體育及旅遊局需要研究及諮詢未來元創方應該如何運作。香港需要發展一個專設的美術創作和研究的機構，而香港畫院正正是一個可以考慮的項目。至於經營運作方面，相信會比目前那種文化消費和商場消費模式更有效和合適。

香港藝術家目前面對最大的困難是缺乏空間進行創作及展示，尤其在社區層面。其實，在十八區推動不同

類型的社區文化藝術中心是必要的。因此，元創方改建為香港畫院的可行性值得深入研究。香港有很多水墨畫大師和專家，而荷李活道一帶也是香港傳統書畫古玩畫廊集中地。附近的文華里還有一條專做印章圖章的「印章街」，把這些元素整合起來，相信會形成一個非常有趣、以中國傳統文化為重點的創新形式藝術空間。這一方面，文體旅局應該多加研究，並適時對外交代元創方的未來發展模式和策略。

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文體旅局非常重要。文化、體育做得好，能夠吸引海內外遊客到香港。當然，香港文化的特色以中華文化為本，才能有真正的吸引力。

## 艱難困苦 玉汝於成

斷湧來香港？筆者認為，內地旅客大減，除了辦理證件需要，還有其他兩個原因，一是疫情因素影響未完全消除，內地不少地方處疫情高峰期，不少民眾感染或感染剛癒，沒有出境旅遊的意欲，此其一。來港前需要做核酸和預約，麻煩，來港超過四十八小時，回內地出境又要做核酸，香港人生地不熟，找做核酸的地方很麻煩，而且收費一百五十元、特快高達二百四十元，太貴，此其二。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不少內地民眾對香港的觀感改變了。在筆者個人社交平台上，充斥這一類留言。部分內地民眾認為香港已經沒有優勢，香港的內地也有；也有部分內地人過去來港時遭遇不愉快經歷，感覺不受尊重甚至被歧視，有的更是在「黑暴」期間來港被黑衣暴徒辱罵甚至被打，心理留下陰影。

因此筆者認為，通關之後特區政府不能坐等，以為再過幾天內地旅客會像以前那樣自動湧來香港旅遊購物，所以需要設定限額確保有序來港，這種想法可能已經過時。相關部門應盡快制訂一份「內宣」方案，透過特區政府駐內地各個辦事處，甚至由旅發局組團到內地介紹香港各方面最新情況，包括政治、治安、社

會、交通以及新景點等等，消除他們的誤解和擔心。另一方面，要增加吸引內地民眾來港旅遊的誘因。疫情期間，香港旅發局已準備好總值二十億港元的五十萬份機票，計劃到海外免費派發，吸引海外遊客重返香港，有關計劃至今似未見落實。筆者建議，將五十萬份機票其中一部分拿到內地派發，與內地媒體合作宣傳香港，吸引內地遊客。

艱難困苦，玉汝於成。我們要進行總結和反思，三年沒有通關，除了造成人道困苦和精神傷害，本港各行各業也受到極大影響，沒有每年四、五千萬人次的內地遊客，香港的零售、飲食、旅遊、物流等行業立即進入寒冬，不少中小企業捱不下去，不少人因此失業。這三年提醒特區政府以及我們每一個市民，大家要共同珍惜以前視之為理所當然的每天都有大批內地遊客來港的現象。

我還想再補充一句，三年防疫沒有通關的日子，無論如何艱難困苦，香港作為「一國兩制」下的獨立關稅區，與內地的邊境海關沒有半點鬆懈，牢牢堅守「一國兩制」的原則。事實勝於雄辯，一些別有用心國家和政客指摘香港「一國兩制已死」云云，完全是睜眼說瞎話。



▲一月八日，香港與內地首日「通關」，深圳灣口岸入境大堂外的展板貼滿旅客寫下的祝福字句。

中新社

## 小舖・老舖



HK人與事

東瑞

我喜歡小舖，常常站在小舖外偷偷觀察，看舖裏賣些什麼、有沒有人買；我喜歡小舖，偶然從大街小巷走過，會從一個比較遠的角度，用手機拍照，然後放大，對小老闆和店舖內的東西研究一番，浮想聯翩。

站在小舖外，聯想的東西可多了，例如，舖內空間那麼小，一整天沒生意怎麼辦，是否會影響小老闆的生活？賣的東西那麼少，有交易的話，最多的收入是多少，夠不夠舖租，舖面又是不是老闆自己的呢？

旅行的時候，我最喜歡到小城、小鎮走走，特別是一些老街，在時光倒流中看到跨年代的事物，體驗一下當時的生活。

有次在漳州的一條老街，發現上世紀四十年代至五十年代的許多藤製品，包括我童年在南洋坐過的藤條組成的幼嬰車，還有不少舊年代的玩意和用品，比如婚嫁禮儀中現已幾近絕跡的禮餅、嬰兒襁褓期親用的特別花布，都有出售。當時我有點震撼，又感到那麼親切，華人的習慣一脈相承，海內外皆同啊。然我們也總

不能一一購下，加上這些物品對我已沒甚用途，只能拍照留念，牢記往昔曾經的簡樸時光，不要忘本。

到澳門度假，早晨陪海外的朋友到老街散步，也喜歡觀察那些老街，那些老式的土多店還是原汁原味，賣些左鄰右舍孩子喜歡的糖果、醬油、罐頭、花生、鹹菜、鉛筆、餅乾等，甚至那些裝東西的大玻璃罐子盛器，還是半個多世紀前的。遠遠望着這些小舖和老舖，會想到老闆的堅持。

當然，小舖老舖在香港也不是絕跡了，到荷李活道走走，那裏成行成市的賣玉器、陶瓷、古董的店舖門面、陳設，還是保持了舊日模樣；中上環的一些橫街斜巷裏，往往還有不少老舖或堅守至今，或傳承了幾代子孫。站在這些舖前面，會聯想到它們的前生今世，想到它們的歷史，必然聯繫着老闆幾代人的家史，再牽涉到社會歷史的變遷。我很欽佩他們的堅守，做的未必是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事業，但做一行，愛一行，不是那種見異思遷的人，重視

祖父輩開創的事業，哪怕這種事業只是小小的空間展開，賣着少少的過時東西，也不怕被時代的腳步拋後，而寧願在懷舊的氣息裏緬懷逝去歲月的溫馨和親切，與現代共存，讓人們記住自己的成長史。

迄今在新界的元朗、大埔、粉嶺等區也還有不少這樣的舊舖。有些理髮店還是保留着半個多世紀的老樣子，過時的座椅，磨刮鬚刀的皮革以及在天花板上吊着發出吱吱聲響的老爺電風扇……彷彿時光倒流僅是在一瞬間。還有茶餐廳，那種大理石桌面的卡位還是舊時期的款式，餐廳的招牌點心，一直延續着有口碑那幾種。

當然，一些舊區像深水埗、紅磡蕪湖街唐樓樓下的街巷，常常可見小小店舖在高樓大廈俯視下從容求存，似乎顯示出一種不屈的意志。最奇特的是它們生存的空間，有時就在六七十年老齡的唐樓下樓梯口，舖面只有兩平方米甚至還不到，也不怕寒酸，賣幾類水果，還有蔥頭、豆角、涼瓜、佛手瓜等八九種瓜

菜，簡單到不能簡單，居然也數十年如一日堅持下去；也有的開設在舊商場，為人理髮、改衣、影印，賣些東南亞的食品。不難聯想到，這樣的舖頭生意，再好的話，也僅可以餬口。

有日早晨，我想買久違的腸粉，改改平時都吃麵包的習慣，走到紅磡舊區的一條專賣早餐的老街，才發現這條街成行成市都是賣早餐的，炒米粉、各種餡的三文治，酒樓那些傳統的早點，其中以三文治最受歡迎。買者多數是匆匆忙忙趕着上班的白領。生意就在早晨最忙碌的黃金時段，搶做一個時段，就偃旗息鼓，有的就休息不做了，有的在中午繼續做兩餸飯的營生。這些小舖空間小，租金也不會便宜到哪裏去，賣着受到普羅大眾歡迎的早餐午餐，如果互相熟稔了，買腸粉時要求老闆多放點花生醬辣椒甜醬之麻，他們也不會計較。

小舖和老舖，是大都會一道美麗的風景，與高樓大廈、現代化商場並存，也算一種保育吧。